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穢 太師口臭美妾身亡

且說老賊龐吉正在先月樓與二妾歡語，只見小童手持著一個手本，上得樓來，遞與丫鬟，口中說道：「這是咱們本府□二位先生特與太師爺祝壽，並且求見，要親身覲面行禮，還有壽禮面呈。」丫鬟接來，呈與龐吉。龐吉看了，便道：「既是本府先生前來，不得不見。」對著二妾道：「你二人只好下樓迴避。」丫鬟便告訴小童先下樓去，叫先生們躲避躲避，讓二位姨奶奶走後再進來。這裡姪紫嫣紅立起身來，向龐吉道：「倘若你老人家不去，我們是要狠狠的咒得你老人家心神也是不定的。」老賊聽了，哈哈大笑。二妾又叮囑一回水晶樓之約，龐賊滿口應承，必要去的。看著二妾下樓去遠，方叫小童去請師爺們，自己也不出迎，在太師椅上端然而坐。不多時，只見小童引路來至樓下，打起簾櫳，眾位先生衣冠齊楚，鞠躬而入，外面隨進多少僕從虞候。龐吉慢慢立起身來，執手道：「眾位先生光降，使老夫心甚不安。千萬不可行禮，只行常禮罷。」眾先生又謙讓一番，只得彼此一揖。復又各人遞各人的壽禮，也有一畫的，也有一對的，也有一字的，也有一扇的，無非俱是秀才人情而已。老龐一一謝了。此時僕從已將座位調開，仍是太師中間坐定，眾師爺分列兩旁。左右獻茶，彼此敘話，無非高抬龐吉，說些壽言壽語吉祥話頭。

談不多時，僕從便放杯箸，擺上果品。眾先生又要與龐吉安席，敬壽酒。還是老龐攔阻道：「今日乃因老夫賤辰，有勞眾位臺駕，理應老夫各敬一杯才是。莫若大家免了，也不用安席敬酒。彼此就座，開懷暢飲，倒覺爽快。」眾人道：「既是太師吩咐，晚生等便從命了。」說罷，各人朝上一躬，仍按次序入席。酒過三巡之後，未免脫帽露頂，舒手豁拳，呼么喝六，壺到杯乾。

正飲在半酣之際，只見僕從搭進一個盆來，說是孫姑老爺孝敬太師爺的河豚魚，極其新鮮，並且不少。眾先生聽說是新鮮河豚，一個個口角垂涎，俱各稱贊道：「妙哉，妙哉！河豚乃魚中至味，鮮美異常。」龐太師見大家誇獎，又是自己女婿孝敬，當著眾人頗有得色。吩咐：「搭下去。叫廚子急速做來，按桌俱要。」眾先生聽了個個喜歡，竟有立刻杯箸不動，單等吃河豚魚的。

不多時，只見從人各端了一個大盤，先從太師桌上放起，然後左右依次放下。龐吉便舉箸向眾人讓了一聲：「請呀。」眾先生答應如流，俱各道：「請，請。」只聽杯箸一陣亂響，風捲殘雲，立刻杯盤狼藉。眾人舌嚙咂舌，無不稱妙。忽聽那邊咕咚一聲響亮。大家看時，只見曲先生連椅栽倒在地，俱各詫異。又聽那邊米先生嚷道：「哇呀！了弗得！了弗得！河豚有毒，河豚有毒。這是受了毒了。大家俱要栽倒的，俱要喪命呀！這還了得！怎麼一時吾就忘了有毒呢？總是口頭饞的弗好。」旁邊便有插言的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吾們是沒得救星的了。」米先生猛然想起道：「還好，還好。有個方子可解：非金汁不可。如不然，人中黃也可。若要速快，便是糞湯更妙。」龐賊聽了，立刻叫虞候僕從：「快快拿糞湯來。」

一時間下人手忙腳亂，抓頭不是尾，拿拿這個不好，動動那個不妥。還是有個虞候有主意，叫了兩個僕從將大案上擺的翡翠玉鬧龍瓶，兩邊獸面銜著金環，叫二人抬起；又從多寶閣上拿起一個淨白光亮的羊脂玉荷葉式的碗交付二人。叫他們到茅廁裡，即刻舀來，越多越好。二人問道：「要多何用？」虞候道：「你看人多吃得多，糞湯也必要多。少了是灌不過來的。」二人來到糞窖之內，握著鼻子，閉著氣，用羊脂玉碗連尿帶屎一碗一碗舀了，往翡翠玉瓶裡灌。可惜這兩樣古玩落在權奸府第，也跟著遭此污穢！足足灌了個八分滿，二人提住金環，直奔到先月樓而來。虞候上前先拿了一碗，奉與太師。

龐吉若不要喝，又恐毒發喪命；若要喝時，其臭難聞，實難下咽。正在猶豫，只見眾先生各自動手，也有用酒杯的；也有用小菜碟的；儒雅些的卻用羹匙；就有魯莽的，扳倒瓶，嘴對嘴，緊趕一氣，用了個不少。龐吉看了，不因不由，端起玉碗，一連也就喝了好幾口。米先生又憐念同寅，將先倒的曲先生令人扶住，自己蹲在身旁，用羹匙也灌了幾口，以盡他疾病扶持之誼。

遲了不多時，只見曲先生甦醒過來，覺得口內臭味難當。只道是自己酒醉，出而哇之，那裡知道別人用了好東西灌了他呢！米先生便問道：「曲兄，怎麼樣呢？」曲先生道：「不怎的。為何吾這口邊臭得緊哪？」米先生道：「曲兄，你是受了河豚毒了。是小弟用糞湯灌活吾兄，以盡朋友之情的。」那知道這位曲先生，方才因有一塊河豚被人搶去吃了，自己未能到口，心內一煩惱，犯了舊病，因此栽倒在地。今聞用糞湯灌了，他爬起來道：「哇呀！怪道——怪道臭得很！臭得很！吾是羊角瘋呀，為何用糞湯灌吾。」說罷，嘔吐不止。他這一吐不打緊，招得眾人誰不噁心，一張口洋溢溢濫。吐不及的逆流而上，從鼻孔中也就開了閘了。登時之間，先月樓中異味撲鼻，連虞候伴當僕從無不是噁嗽喇叭，齊吹「兒兒哇哇哇兒」的不止。好容易吐聲漸止，這才用涼水漱口，噴得滿地汪洋。米先生也不好意思，抽空兒他就溜之乎也了。鬧得眾人走又不是，坐又不是。

老龐終是東人，礙不過臉去，只得吩咐：「往芍藥軒散廳去罷。大家快快離開此地，省得聞這臭味難當。」眾人俱各來在散廳，一時間心清目朗。又用上等雨前喝了许多，方覺心中快活。龐賊便吩咐擺酒，索性大家痛飲，盡醉方休。眾人誰敢不遵。不多時，乘上燈燭，擺下酒饌。大家又喝起來，依然是豁拳行令，直喝至二鼓方散。龐賊醺醺酒醉，踏著明月，手扶小童，竟奔水晶樓而來。趑趄起起的問道：「天有幾鼓了？」小童道：「已交二鼓。」龐吉道：「二位姨奶奶等急了，不知如何盼望呢！到了那裡，不要聲張，聽他們說些甚麼？你看那邊為何發亮？」小童道：「前面是蓮花浦，那是月光照的水面。」說話間過了小橋。老龐又吃驚道：「那邊好象一個人。」小童道：「太師爺忘了，那是補栽的河柳，趁著月色搖曳，彷彿人影兒一般。」

及至到了水晶樓，剛到樓下，見窗扇虛掩，不用竊聽，已聞得裡面有男女的聲音，連忙止步。只聽男子說道：「難得今日有此機會，方能遂你我之意。」又聽女子說道：「趁老賊陪客，你我且到樓上歡樂片時，豈不美哉。」隱隱聽得嘻嘻笑笑，上樓去了。龐吉聽至此，不由氣沖牛斗，暗叫小童將主管龐福喚來，叫他帶領虞候準備來拿人。自己卻輕輕推開窗扇，竟奔樓梯。上得樓來，見滿桌酒肴，杯中尚有餘酒。又見燭上結成花蕊，忙忙剪了蠟花。回頭一看，見繡帳金鈎掛起，裡面卻有男女二人相抱而臥。老賊看了，一把無明火往上一攻。見壁間懸掛寶劍，立刻抽出，對準男子用力一揮，頭已落地。嫣紅睡眼矇矓，才待起來，龐賊也揮了一劍。可憐兩個獻媚之人，無故遭此摧折。誰知男子之頭落在樓板之上，將頭巾脫落，卻也是個女子。仔細看時，卻是姪紫。老賊「哎喲」了一聲，啣啣寶劍落地。

此時樓的下面，龐福帶領多人俱各到了，聽得樓上又是哎喲，又是響亮，連忙跑上樓來。一看見太師殺了二妾，已然哀不成音了。

龐吉哭數多時，又氣又惱又後悔。便吩咐龐福將二妾收拾盛殮。立刻派人請他得意門生，乃烏臺御史，官名廖天成，急速前來商議此事。自己帶了小童離了水晶樓，來到前邊大廳之上等候門生。

及至廖天成來時，天已三鼓之半。見了龐吉，師生就座。龐吉便將誤殺二妾的情由，說了一遍。這廖天成原是個諂媚之人，立刻逢迎道：「若據門生想來，多半是開封府與老師作對。他那裡能人極多，必是悄悄地差人探訪。見二位姨奶奶酒後戲耍酣眠，他便生出巧智，特裝男女聲音，使之聞之。叫老師聽見，焉有不怒之理。因此二位姨奶奶傾生。此計也就毒得很呢。這明是攪亂太師家宅不安，暗裡是與太師作對。」他這幾句話，說得個龐賊咬牙切齒，忿恨難當，氣忿忿的問道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怎麼想個法子，以消我心頭之恨？」廖天成犯想多時，道：「依門生愚見，莫若寫個摺子，直說開封府遣人殺害二命，將包黑參倒，以警將來。不知老師鈞意若何？」龐吉聽了，道：「若能參倒包黑，老夫生平之願足矣！即求賢契大才代擬。此處不大方便，且到內書房去。」說罷，師弟立起身來，小童持著燈，引至書房。現成筆墨，廖天成便拈筆構思。難為他憑空立意，竟敢直陳。直是胡塗人對胡塗人，辦的胡塗事。不多時，已脫草稿。老賊看了，連說：「妥當結實。就勞賢契大筆一揮。」廖天成又端端楷楷，繕寫已畢。後面又將同黨之人添上五個，算是聯銜奏。

龐吉一壁吩咐小童：「快給廖老師倒茶。」小童領命，來至茶房，用茶盤托了兩碗現烹的香茶。剛進了月亮門，只聽竹聲亂響，仔細看時，卻見一人蹲伏在地，懷抱鋼刀。這一嚇非同小可，丟了茶盤，一疊連聲嚷道：「有賊！」就往書房跑來，連聲兒都

嚷岔了。龐賊聽見，連忙放下奏摺，趕出院內。廖天成也就跟了出來。便問小童：「賊在那裡？」小童道：「在那邊月亮門竹林之下。」龐吉與廖天成竟奔月亮門而來。

此時僕從人等已然聽見，即同龐福，各執棒棍趕來一看。雖是一人，卻是捆綁停當，前面腰間插著一把宰豬的尖刀，彷彿抱著相似。大家向前將他提出。再一看時，卻是本府廚子劉三。問他不應，止於仰頭張口。連忙鬆了綁縛。他便從口內掏出一塊布來，乾嘔了半天，方才轉過氣來。龐福便問道：「倒是何人將你捆綁在此？」劉三對著龐吉叩頭道：「小人方才在廚房磕睡，忽見嗖的進來一人，穿著一身青靠，年紀不過二□歲，眉清目朗，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鋼刀。他對小人說：「你要嚷，我就是一刀。」因此小人不敢嚷。他便將小人捆了，又撕了一塊布，給小人填在口內。他把小人一提，就來在此處。臨走，他在小人胸前就把這把刀插上，不知是甚麼緣故？」龐賊聽了，便問廖天成道：「你看此事。這明是水晶樓裝男女聲音之人了。」

廖天成聞聽，忽然心機一動，道：「老師且回書房要緊。」老賊不知何故，只得跟了回來。進了書房，廖天成先拿起奏摺，逐行逐字細細看了，筆畫並未改訛，也未沾污。看罷，說道：「還好，還好。幸喜摺子未壞。」即放在黃匣之內。龐吉在旁誇獎道：「賢契細心，想得週到。」又叫各處搜查，那裡有個人影。

不多時，天已五鼓，隨使用了些點心羹湯。龐吉與廖天成一同人朝，敬候聖上臨軒，將本呈上。仁宗一看，就有些不悅。你道為何？聖上知道包龐二人不對，偏偏今日此本又是參包公的，未免有些不耐煩。何故他二人冤仇再不解呢？心中雖然不樂，又不能不看。見開筆寫著「臣龐吉跪奏，為開封府遣人謀殺二命事」從面敘著二妾如何被殺。仁宗看到殺妾二命，更覺詫異。因此反覆翻閱，見背後忽露出個紙條兒來。

抽出看時，不知上面寫著是何言語，下回分解。